

艺术·院团长访谈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

奏出中国民乐的传统味和世界范儿

本报实习记者 罗群

从《高山流水》到《广陵绝唱》，中国民乐从悠远的历史深处信步而来，打动着

一代代知音。随着大量艺术水平高超又符合市场规律的作品推出，中央民族乐团当

的核心使命，成为“中国民乐的领头羊、排头兵，把古老的中国民乐奏出了传统味和

世界范儿。记者：近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对此您有何心得？

席强：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很有指导性、启发性。从国家赋予艺术团体的责任和使命来看，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创作出精品力作，为弘扬民族文化思想而推出优秀作品，使文艺作品肩负起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重要历史责任。具体到文艺创作、乐团管理、品牌打造等方面，乐团将秉承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将其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记者：据我们了解，近几年来，中央民族乐团的创作欣欣向荣，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席强：我们一直坚持以量身定做的委约方式来创作，作品必须符合我们乐团的要求，即：旋律优美、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意境深远、百听不厌。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强调作品的学术性、技术性。我认为单方面追求学术性和技术性是不被市场与观众接受的。我们的文艺作品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将传统民族音乐时尚化，让更多的观众喜爱民族音乐，这才是当今民族音乐传承的硬道理。过去30年，民族音乐界做了大量的探索，可是这些探索很多都丢掉了传统，写出的作品孤芳自赏，不考虑大众和市场的需求。这些作品没人愿意演，也没人愿意听，即使获奖也是昙花一现，难逃刀枪入库式的

结局。记者：那么乐团是如何对作品质量进行把关的呢？

席强：我们会提前与作曲家沟通我们的理念，作品完成后还要进行试奏，不合格的只付1/3的费用，合格的才付全款。我们的委约原则是充分考虑艺术对市场的适应性，尊崇民族音乐时尚化的理念。乐团这几年推出的新作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我团年平均商演收入突破2000万元，这在海内外的民族乐团和乐队中是极其罕见的。记者：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乐队、优秀的演奏者来诠释才能得其精妙。您能谈谈乐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经验吗？

席强：过去，国家艺术团的人才流动性差，几乎是死水一潭。目前，中央民族乐团采用两种用人机制，一种是有事业编制的，另一种是社会上招聘签约的，即聘任制的。聘任前会有严格的考试。我们现在在作品多、演出也多，很多签约演员通过实践渐渐成了主演、独奏、领奏、声部首席，这部分人才容易管理，也最出艺术效益。两种人才机制盘活了乐团的人才资源。我们用作品来推动演出，用演出吸引和锻炼人才，用人才来推动创作、盘活市场，形成市场、人才、作品相互带动的良性发展机制。

记者：形成作品、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非常不易，需要剧院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您遵循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坚持人性化的管理原则，贯彻落实企业化的办团理念，一改过去的大锅饭体制。近年来，我们把各个业务部门的管理条例重新细化、修订、完善。我们的管理理念既要体现艺术院团的特性，又要强化艺术家队伍的法制观念。为了贯彻国家的有关精神，为了激励演员的艺术创作热情，我们的薪酬制度均按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勤罚懒的原则进行。乐团取消了各种非劳动所得的资金发放，演职人员要通过绩效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席强：从2013年开始，乐团在演出市场上一直在调整思路和应对办法，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我们外请演奏家、指挥家以及委约作品都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不请客吃饭、不送礼、不发生正常酬劳以外的资金开销。对此，艺术家们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们看到了国家艺术团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的可喜面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市场效益，那么公益演出这部分，乐团有哪些大的动作呢？

席强：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一直重视公益演出，每周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厅上演民族音乐会，票价惠民；还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三

下乡”等演出。文化部组织的“大地情深”“春雨工程”等活动，我们乐团都积极参与。为了国家的民族团结，这几年我们还落实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用文化援疆、援藏，与西藏歌舞团合作创作了《西藏春天》，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美丽新疆》，与贵州黔东南州合作创作了《仰欧桑》，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锦城丝管》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提升和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造的其他作品，如《印象·国乐》、《泱泱国风》、《丝绸之路》可以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而走向世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除了自己的演出和帮扶性的演出，在乐器和演奏形式的创新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复原了很多中国古代乐器，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好吗？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通过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专家，把敦煌壁画上的乐器制图，再拿出来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同合作开发制作了50多个品种、近90件乐器，并在方才提到的《印象·国乐》中进行了全方位展示。《印象·国乐》近一年来演出近40场，观众非常喜爱，是中央民族乐团在适应市场、创新民族音乐演出模式上的重大转变之作。

记者：据我们了解，遏制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演出是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个提案，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席强：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战略。1998年、1999年，中央民族乐团开启了中国民族音乐在西方主流音乐殿堂演出的先河。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音乐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民族音乐表演形式第一次登上西方音乐殿堂，彰显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在之后的十几年，由于市场炒作，很多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都成为地方政府和某些机构的政绩工程，用国家财政资金、纳税人的钱在金色大厅搞演出，却没有产生什么文化影响。他们更多是以送票方式进行演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演出品牌质量降低了。所以我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要遏制这种镀金行为。这个提案在媒体、民乐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强烈的社会反响，文化部也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文件遏制此种不良的演出行为。

记者：您认为在“八尾猫传奇”中，科技手段的运用对作品产生了哪些影响？

席强：《八尾猫传奇》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意的作品，它把中国的传统故事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震撼。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也提升了观众的观剧体验。在舞台呈现上，我们运用了全息投影、LED大屏等技术，将观众带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这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八尾猫传奇》在众多儿童剧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记者：《八尾猫传奇》在儿童剧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成功，离不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科技的巧妙运用。我们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方式去重新诠释。同时，我们也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是《八尾猫传奇》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演出，对推动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哪些作用？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民族音乐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民族音乐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成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演出，对推动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哪些作用？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民族音乐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民族音乐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成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演出，对推动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哪些作用？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民族音乐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民族音乐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八尾猫传奇》的成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席强：《八尾猫传奇》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席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弓弦乐演奏家、民族音乐理论家。2003年、2009年先后在中央党校学习，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艺术管理MBA研究生班”学习。曾出版专著《中国民乐》、《民族音乐论文集》等。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席强：从2013年开始，乐团在演出市场上一直在调整思路和应对办法，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我们外请演奏家、指挥家以及委约作品都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不请客吃饭、不送礼、不发生正常酬劳以外的资金开销。对此，艺术家们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们看到了国家艺术团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的可喜面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市场效益，那么公益演出这部分，乐团有哪些大的动作呢？

席强：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一直重视公益演出，每周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厅上演民族音乐会，票价惠民；还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三

下乡”等演出。文化部组织的“大地情深”“春雨工程”等活动，我们乐团都积极参与。为了国家的民族团结，这几年我们还落实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用文化援疆、援藏，与西藏歌舞团合作创作了《西藏春天》，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美丽新疆》，与贵州黔东南州合作创作了《仰欧桑》，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锦城丝管》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提升和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造的其他作品，如《印象·国乐》、《泱泱国风》、《丝绸之路》可以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而走向世界。

记者：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乐队、优秀的演奏者来诠释才能得其精妙。您能谈谈乐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经验吗？

席强：过去，国家艺术团的人才流动性差，几乎是死水一潭。目前，中央民族乐团采用两种用人机制，一种是有事业编制的，另一种是社会上招聘签约的，即聘任制的。聘任前会有严格的考试。我们现在在作品多、演出也多，很多签约演员通过实践渐渐成了主演、独奏、领奏、声部首席，这部分人才容易管理，也最出艺术效益。两种人才机制盘活了乐团的人才资源。我们用作品来推动演出，用演出吸引和锻炼人才，用人才来推动创作、盘活市场，形成市场、人才、作品相互带动的良性发展机制。

记者：形成作品、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非常不易，需要剧院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您遵循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坚持人性化的管理原则，贯彻落实企业化的办团理念，一改过去的大锅饭体制。近年来，我们把各个业务部门的管理条例重新细化、修订、完善。我们的管理理念既要体现艺术院团的特性，又要强化艺术家队伍的法制观念。为了贯彻国家的有关精神，为了激励演员的艺术创作热情，我们的薪酬制度均按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勤罚懒的原则进行。乐团取消了各种非劳动所得的资金发放，演职人员要通过绩效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席强：从2013年开始，乐团在演出市场上一直在调整思路和应对办法，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我们外请演奏家、指挥家以及委约作品都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不请客吃饭、不送礼、不发生正常酬劳以外的资金开销。对此，艺术家们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们看到了国家艺术团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的可喜面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市场效益，那么公益演出这部分，乐团有哪些大的动作呢？

席强：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一直重视公益演出，每周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厅上演民族音乐会，票价惠民；还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三

下乡”等演出。文化部组织的“大地情深”“春雨工程”等活动，我们乐团都积极参与。为了国家的民族团结，这几年我们还落实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用文化援疆、援藏，与西藏歌舞团合作创作了《西藏春天》，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美丽新疆》，与贵州黔东南州合作创作了《仰欧桑》，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锦城丝管》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提升和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造的其他作品，如《印象·国乐》、《泱泱国风》、《丝绸之路》可以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而走向世界。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席强：从2013年开始，乐团在演出市场上一直在调整思路和应对办法，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我们外请演奏家、指挥家以及委约作品都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不请客吃饭、不送礼、不发生正常酬劳以外的资金开销。对此，艺术家们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们看到了国家艺术团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的可喜面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市场效益，那么公益演出这部分，乐团有哪些大的动作呢？

席强：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一直重视公益演出，每周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厅上演民族音乐会，票价惠民；还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三

下乡”等演出。文化部组织的“大地情深”“春雨工程”等活动，我们乐团都积极参与。为了国家的民族团结，这几年我们还落实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用文化援疆、援藏，与西藏歌舞团合作创作了《西藏春天》，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美丽新疆》，与贵州黔东南州合作创作了《仰欧桑》，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锦城丝管》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提升和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造的其他作品，如《印象·国乐》、《泱泱国风》、《丝绸之路》可以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而走向世界。

记者：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乐队、优秀的演奏者来诠释才能得其精妙。您能谈谈乐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经验吗？

席强：过去，国家艺术团的人才流动性差，几乎是死水一潭。目前，中央民族乐团采用两种用人机制，一种是有事业编制的，另一种是社会上招聘签约的，即聘任制的。聘任前会有严格的考试。我们现在在作品多、演出也多，很多签约演员通过实践渐渐成了主演、独奏、领奏、声部首席，这部分人才容易管理，也最出艺术效益。两种人才机制盘活了乐团的人才资源。我们用作品来推动演出，用演出吸引和锻炼人才，用人才来推动创作、盘活市场，形成市场、人才、作品相互带动的良性发展机制。

记者：形成作品、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非常不易，需要剧院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您遵循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坚持人性化的管理原则，贯彻落实企业化的办团理念，一改过去的大锅饭体制。近年来，我们把各个业务部门的管理条例重新细化、修订、完善。我们的管理理念既要体现艺术院团的特性，又要强化艺术家队伍的法制观念。为了贯彻国家的有关精神，为了激励演员的艺术创作热情，我们的薪酬制度均按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勤罚懒的原则进行。乐团取消了各种非劳动所得的资金发放，演职人员要通过绩效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席强：从2013年开始，乐团在演出市场上一直在调整思路和应对办法，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我们外请演奏家、指挥家以及委约作品都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不请客吃饭、不送礼、不发生正常酬劳以外的资金开销。对此，艺术家们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们看到了国家艺术团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的可喜面貌。

记者：中央民族乐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市场效益，那么公益演出这部分，乐团有哪些大的动作呢？

席强：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一直重视公益演出，每周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厅上演民族音乐会，票价惠民；还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三

下乡”等演出。文化部组织的“大地情深”“春雨工程”等活动，我们乐团都积极参与。为了国家的民族团结，这几年我们还落实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用文化援疆、援藏，与西藏歌舞团合作创作了《西藏春天》，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美丽新疆》，与贵州黔东南州合作创作了《仰欧桑》，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创作了《锦城丝管》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提升和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造的其他作品，如《印象·国乐》、《泱泱国风》、《丝绸之路》可以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而走向世界。

记者：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乐队、优秀的演奏者来诠释才能得其精妙。您能谈谈乐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经验吗？

席强：过去，国家艺术团的人才流动性差，几乎是死水一潭。目前，中央民族乐团采用两种用人机制，一种是有事业编制的，另一种是社会上招聘签约的，即聘任制的。聘任前会有严格的考试。我们现在在作品多、演出也多，很多签约演员通过实践渐渐成了主演、独奏、领奏、声部首席，这部分人才容易管理，也最出艺术效益。两种人才机制盘活了乐团的人才资源。我们用作品来推动演出，用演出吸引和锻炼人才，用人才来推动创作、盘活市场，形成市场、人才、作品相互带动的良性发展机制。

记者：形成作品、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非常不易，需要剧院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您遵循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坚持人性化的管理原则，贯彻落实企业化的办团理念，一改过去的大锅饭体制。近年来，我们把各个业务部门的管理条例重新细化、修订、完善。我们的管理理念既要体现艺术院团的特性，又要强化艺术家队伍的法制观念。为了贯彻国家的有关精神，为了激励演员的艺术创作热情，我们的薪酬制度均按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勤罚懒的原则进行。乐团取消了各种非劳动所得的资金发放，演职人员要通过绩效

考核、出勤、排练、演出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记者：乐团的这些举措与国家倡导的理念非常吻合。这一两年，国家出台了“八项规定”“限薪令”等，这对乐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艺术·殿堂

10月1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的戏剧工作室正式在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以下简称“杭州文广”)安家落户。田沁鑫受聘成为杭州文广艺术总监，她与杭州文广的首个合作项目《聆听弘一》正式启动。专程从北京赶来捧场的杨澜也为她送来了好消息——阳光媒体集团已在美国纽约百老汇并购了一家剧院，明年将邀请田沁鑫导演的《青蛇》为剧院揭幕。

田沁鑫喜欢杭州，这很多人都知道，甚至有人打趣说：“让她随便买张机票，目的地肯定是杭州。”在小百花越剧团食堂吃饭，在灵隐寺、净慈寺、西湖畔和《青蛇》欧洲主创人员看雨……杭州温软的情趣，让田沁鑫心甘情愿地“安家落户”。

既然接过了杭州文广艺术总监的聘书，田沁鑫决心要为杭州做些实事：《青蛇》将由杭州话剧团落地拷贝驻演，田沁鑫剧作将在固定剧场上演并推出演出季，田沁鑫将为杭州话剧团培训演员并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一系列项目都已箭在弦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为杭州量身定做一部大戏《聆听弘一》。

在杭州的戏剧工作室成立之前，田沁鑫就在琢磨做一个与杭州有关的故事。最终，她把主人公锁定在了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和缘分。我个人也对弘一法师非常敬仰，他是中国近代艺术之父，今年10月13日是他圆寂72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是传奇中的传奇，但我们并不想把他做成传奇人物。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心灵鸡汤’太多，但心灵开示少之又少，所以我把这个戏的名字叫做《聆听弘一》，希望让大师的声音来影响我们，这也是智慧的开启。”田沁鑫说，这一次她要老老实实照本宣科，将弘一法师生前讲法、开示的语言风格融入剧本创作，以观众聆听的方式展开故事，诉说、叙事将成为这出戏剧的特点。

为此，田沁鑫请到她的僧人朋友终南山住山僧人、禅宗临济宗可一法师作为《聆听弘一》的联合编剧。修行多年的可一法师出家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青年时便笃信佛法，并受弘一法师的影响出家。田沁鑫说：“初见他时，他站在幽暗楼道的尽头，我仿佛看到了弘一法师。他是研究弘一法师的专家，通过和他的交谈，我感悟很多，学习了很多。”

谈到如何诠释弘一法师，可一法师表示：“我们不太想用很炫的方式把他包装成一个有光环的大师。在我看来，他是所有的和尚里面最平凡的一个，所以他的转身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感悟。我想我会侧重弘一法师对人生的态度，让大家看到他身上的‘入世性’。”

田沁鑫说，这部剧的创作，让她重新审视了弘一法师的人生。她认为，弘一法师的一生，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超越的过程。他的精神，是那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通过这部剧，她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弘一法师的精神力量，从而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田沁鑫希望通过这部剧，能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弘一法师的精神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田沁鑫戏剧工作室落户杭州

田沁鑫喜欢杭州，这很多人都知道，甚至有人打趣说：“让她随便买张机票，目的地肯定是杭州。”在小百花越剧团食堂吃饭，在灵隐寺、净慈寺、西湖畔和《青蛇》欧洲主创人员看雨……杭州温软的情趣，让田沁鑫心甘情愿地“安家落户”。

既然接过了杭州文广艺术总监的聘书，田沁鑫决心要为杭州做些实事：《青蛇》将由杭州话剧团落地拷贝驻演，田沁鑫剧作将在固定剧场上演并推出演出季，田沁鑫将为杭州话剧团培训演员并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一系列项目都已箭在弦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为杭州量身定做一部大戏《聆听弘一》。

在杭州的戏剧工作室成立之前，田沁鑫就在琢磨做一个与杭州有关的故事。最终，她把主人公锁定在了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和缘分。我个人也对弘一法师非常敬仰，他是中国近代艺术之父，今年10月13日是他圆寂72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是传奇中的传奇，但我们并不想把他做成传奇人物。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心灵鸡汤’太多，但心灵开示少之又少，所以我把这个戏的名字叫做《聆听弘一》，希望让大师的声音来影响我们，这也是智慧的开启。”田沁鑫说，这一次她要老老实实照本宣科，将弘一法师生前讲法、开示的语言风格融入剧本创作，以观众聆听的方式展开故事，诉说、叙事将成为这出戏剧的特点。

为此，田沁鑫请到她的僧人朋友终南山住山僧人、禅宗临济宗可一法师作为《聆听弘一》的联合编剧。修行多年的可一法师出家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青年时便笃信佛法，并受弘一法师的影响出家。田沁鑫说：“初见他时，他站在幽暗楼道的尽头，我仿佛看到了弘一法师。他是研究弘一法师的专家，通过和他的交谈，我感悟很多，学习了很多。”

谈到如何诠释弘一法师，可一法师表示：“我们不太想用很炫的方式把他包装成一个有光环的大师。在我看来，他是所有的和尚里面最平凡的一个，所以他的转身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感悟。我想我会侧重弘一法师对人生的态度，让大家看到他身上的‘入世性’。”

田沁鑫说，这部剧的创作，让她重新审视了弘一法师的人生。她认为，弘一法师的一生，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超越的过程。他的精神，是那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通过这部剧，她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弘一法师的精神力量，从而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田沁鑫希望通过这部剧，能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弘一法师的精神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这三点，民族音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聆听弘一》的演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重要的是，它让弘一法师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通过这部剧，孩子们了解了弘一法师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弘一法师精神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聆听弘一》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诠释。其次，要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最后，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只有做到